

杨怡芬新作《海里面的怪东西》分享会走进马岙 用八个海洋故事，打捞女性的声音

□记者 李晓旭 文/摄



上周，“窝里翻翻书”第2期活动在马岙举行，舟山作家杨怡芬带着她刚出版的小说集《海里面的怪东西》和读者见面。该活动作为“我在海边读书”品牌的系列活动之一，每一期会邀请一位作家带着自己的作品，与舟山读者一起阅读。

海里面有什么？是暗流涌动的秘密，是深不可测的心事，是那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“怪东西”——怪诞、温柔、锋利、慈悲。山海之间，书香相伴，一场关于女性、海洋与成长的对话就此展开。

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地读下去

分享会的形式很特别，杨怡芬没有泛泛而谈创作理念，而是带着读者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地读下去。

“每一个故事，杨老师都会摘出来一段话读给我们听。当我们了解故事的梗概之后，会特别有阅读的欲望，今晚回家我就读起来。”现场读者刘女士说。

这种沉浸式的分享方式让读者感受非常好。从《水母潮》《鲨的巡游》《蛭子的恋爱》直至《摆渡鱼》，八个故事，八种真实或虚构的海洋生物，八幅女性的生命图景，在杨怡芬的语音中徐徐展开。

这本书是杨怡芬近十年短篇小说创作的集结，八个故事横跨从少年到中年的女性生命历程：从教育、成长，到爱情、婚姻、家庭，再到事业、欲望、衰老，最后收尾在女性视角下的历史记忆。“一个女人的一生，也像一片海，潮起潮落之间，看似是重复的日常，但多少隐秘幽微藏于浪头之下，无人知晓。”杨怡芬说，这本小说集正是在“捕捉貌似平淡或老套的社会故事底下女人的挣扎”。

书写女性成长的作品，也是记录自己的成长

杨怡芬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，她在分享会上坦言，年轻的时候，她满眼是人间，对于海，因习见，而视而不见。

“越三十，过四十，即将半百的时候，海，终于入心了。”她说，这些年，她已认下写海这一宿命。这次，她以种种海洋生物为题，写了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，“题目都是潮间带的活物意象，呈现了女性的成长和挣扎。”

杨怡芬的长篇小说《鱼尾纹》在去年出版，和《海里面的怪东西》一起，构成她书写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背景的女性成长故事的一体两面。前者是单一女主的成长叙事，后者则有更多形态各异的女性人生图景，阅读也因其短篇形式而节奏紧凑，也许会更符合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。

“这本书集合了我近十年间同一主题的中短篇小说，现在我翻看里面的内容，感慨写作心态真的会随着年龄而改变，如今我写不出当年的感觉了。由此可见，即便是虚构，小说中人物的心事，还是和我这个作者相呼应的。”杨怡芬坦陈。



从《鱼尾纹》到《海里面的怪东西》，她笔下的女性群像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复杂。那些女人的困境、选择、妥协与反抗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她自己作为女性、作为写作者对不同生命阶段的理解与表达。

体验是我的，场景是舟山的，故事是虚构的

《海里面的怪东西》不是遥不可及的海岛奇谭，也并非现代大都市的日常叙事。八篇小说都以舟山为背景，发生在作者熟悉的土地上。

“体验是我的，场景是舟山的，故事是虚构的。”杨怡芬这样总结她的创作结构。这些故事既扎根于日常生活，又弥漫着奇怪莫名的非现实性。她以女性命运为书写对象，通过相互独立又彼此映照的故事，在浩瀚的生活海洋里打捞女性的声音。

比如《鲨的巡游》的意象，鲨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，蓝色的血液流淌了四亿多年。杨怡芬借这种生物的特质，探讨同样古老的亲密关系。怎么样的关系才是亲密关系呢？杨怡芬用自己的体验描摹故事，希望读者在文本中遇到自己。再比如《水母潮》的象征，水母柔软、半透明、没有面孔，在夏日的海洋中逐浪而行，这恰恰映照了某种女性处境——被看见却又面目可疑。八个文本，揭示出女性在婚姻捆绑里的喘息，在生育代价中的失语，在欲望的壳中躲藏，在中年的潮间带迷失。出版社是这样推荐的：“在爱与泥沼

里，正是那些平凡、真实的挣扎，让女人开始听见自己的声音，认出自己的轮廓。”

即将退休，未来十年继续写舟山

分享会上，杨怡芬还透露了一个消息：她今年即将从现在的工作岗位退休了。这意味着，她将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创作。

“我想的是，未来十年我要继续创作与舟山有关的小小说，以一个作家的身份，向全国的读者推介舟山。”她说，“也许再过十年，我会书写一些我个人喜欢的题材。或许到那时候，想写的关于舟山的内容也写得差不多了吧。”

这番话让现场读者既感动又期待。创作二十多年，杨怡芬始终以舟山为背景书写人生的春夏秋冬。从《鱼尾纹》到《海里面的怪东西》，她书写了女性的成长与命运，也打开了舟山丰富的生活画卷，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舟山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。分享会结束后，许多读者围上前去，请杨怡芬签名、合影。一位老读者说：“杨老师，你写舟山，我们读舟山。你写多久，我们就读多久。”

书香滋味

她选择一片旷野——读《孔雀东南飞》后的闲扯

□陈诺

人们常说：“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。”而读了《孔雀东南飞》后，最让人愤慨的大抵是直接造成一个女人悲剧的竟也是一个女人。

单从焦母角度出发，我不禁感叹，为什么那些已经陷入牢笼的女性要把更多女性拖下水？自己作为被封建礼教规训的对象，作为年轻时也一定和刘兰芝一样，为成为一个“好儿媳”而挣扎的女性，为何要将尖刀刺向同类？

当然，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同样的情形如今社会难道没有吗？女性之间总是陷入比较、“雌竞”，娱乐资讯总爱把女明星的纷争作为炒作的焦点；又有多少女孩被人催过婚？那些不婚不育的女性，也常会被人指指点点。

社会总是尝试教会女人隐忍，寻求安稳。而又有多少女性不自主地将自己“客体化”——害怕掌权，天然放纵自己弱势，甘心情愿画地为牢。总在输出自己局限观念的人，他们不是不明白，而是无法觉醒，抑或装睡，根本不愿醒来，只得拉他人与自己作伴。

尽管时代车轮滚滚向前，但资本市场打造的“霸道娇妻”设定依然影响着年轻女孩的观念。大把男性在梦中呓语，发挥着他们精致的大男子主义，认为自己天生就具有选择的主动权。不少女性还是会觉得自己的价值归宿就是一个简单和美的家庭，并且排斥走出这座“围城”。

但历史的发展不应是这样，我万分希望《孔雀东南飞》里刘兰芝的悲剧再不要发生，男女不对立，无高下，都应该向上走，都值得被看见。

我万分希望，女性能学会借力和共生，有勇气为自己争利，大胆走出去。无论是干练的黑西装，还是一条清新的碎花裙；无论是温柔坚定，还是乖张固执，都不要失去成为内心坚定的自己，不麻木，莫要随波逐流，迎合世界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。做任何选择都不是因为“我是女人”，而是因为“我是我”。

“她没在等骑士，她在寻一把利剑”，允许自己宁可在前路的未知里迷惘，也不要沉沦在现实的牢笼中；允许自己尽情地享受世界，再慢一些困于柴米油盐。她永远不需要符号化的标签，她需要一片旷野，任她自由；她永远不要归顺依附于谁，而是搏出惊涛骇浪，许她昂扬，祝她轻盈而有光亮。

